

现代出版学

〔日〕清水英夫著 沈洵澧 乐惟清译



中國書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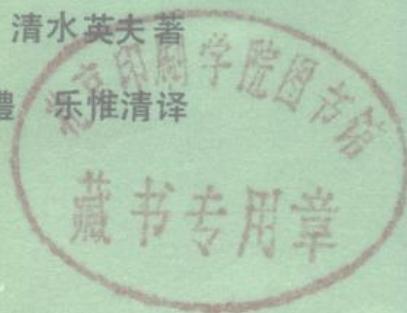
Book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at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in human social life. It i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spreading cultu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in helping to promot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It also plays a role of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cultur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 enhancing friendship among peoples of the world. The flourishing of book publishing also signals tha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in a country.

14488

G230
90-11

现代出版学

• [日] 清水英夫著
• 沈洵澧 乐惟清译



中國書籍出版社

1991 北京

現 代 出 版 學
清水英夫 著
竹内書店

现 代 出 版 学
(日) 清水英夫 著
沈洵澧 乐惟清 译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70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00 册

*

书号：ISBN 7—5068—0048—9 / G · 28

定价：4.00 元

总序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的开拓性任务，已经具体地落到了当代出版工作者的肩上。这绝非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出版事业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以及各地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有关出版发行学术性刊物的纷纷诞生，高等学校图书编辑专业、发行专业的开设，则进一步使我国出版界的学术研究活动空前活跃。尽管目前的研究还处在披荆斩棘的草创阶段，而且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深信，我国出版科学理论体系的建造工程终究是会胜利完成的。

应运而生的中国书籍出版社为了推动出版发行科研事业的前进，为了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出版知识丛书》，而今又推出《出版知识译丛》，选择、介绍国外有关的学术专著和参考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其他

DN08/15

国家的出版实际与我国不同，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能够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思路，这不仅对于我国出版界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改革事业有好处，而且对我国出版发行科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也将是有益的。

编辑出版一套有价值的《出版知识译丛》并非易事，希望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翻译家们给予热诚支持。

边春光
1988年10月

前　　言

我于 1967 年夏为书评杂志——《读书人》撰写了《建立出版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文，在此前后，出版界同人就已在谈论建立出版学会的事。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受他们的讨论启发而写的。文章的要点是：作为传播科学，“出版学”的建立既属可能，也很必要，为此，也就需要把出版研究者、相关科学的专家和出版实业家组织到出版学会之中。

荣幸的是，我们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士的赞同。两年后的 1969 年 3 月，日本出版学会成立并开始了活动。但是，除了出版界的同人外，社会上对“出版学”一词仍然感到有些陌生。实际上，对于这门学问的本质、对象、方法、特性等等也确实不很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门尚在形成过程中的学科。

而本书便是探索这一过程的一个尝试。因而，连基本问题的确立都需要得到批评指正，并且很多假说也有待于论证。

尽管从出版研究科学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尝试有其冒险性，而且会有学术上的失误，但我相信还是应该积极热情地发言加以探讨。

作为传播科学的“出版学”确实尚未成熟，但是，有关印刷史的研究，书志学、书籍学、图书馆学及其他学科方面的研究，则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以新闻学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学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出版学必须充分吸收消化的滋养之源。

德国很早就有专业词语“Publizitäts Wissenschaft”，直译就是“出版学”，而其内涵却是报刊学或新闻学，并不是我们想探讨的以书籍为中心的学问。然而，出版学并不是所谓的“书籍学”(bibliology)，它只能是通过出版媒体的传播科学。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日本出版学会副会长寿岳文章教授才把作为国际学术用语的“出版学”取名为 editology，它是内含有书籍传播悠久历史的新的词语。

我的这一小小尝试，离先辈们所期望的要求甚远。要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恐怕就在于我将尽可能地从综合的视野上来掌握和归纳出版现象。书中收录的全部论文，虽都是我1968年以后撰写的，但想到将来要整理汇编成书，因而均设定了相应的题目。

即便近来全世界对图书的兴趣日益提高，那也只能说是对图书这个基本媒介再认识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1972年确定为“国际图书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而且通过了以“人人都有读书权利”为主旨的《图书宪章》。对于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重视图书所具有的社会作用、以普及图书的国际影响为目标的活动的我来说，这次能出版本书确是感慨万千。

我从事出版研究活动，是从1963年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讲《出版论》课开始的。从那时起，我经常得到现代新闻研究所的铃木均、吉田公彦等诸位先生的鼓励和指导。1967年，我翻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R·埃斯加尔比教授的《出版革命》一书。同年，我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京出版中心的帮助，有幸对亚洲地区作了调查，取得了丰富的国际性资料和信息。野间省一、寿岳文章、布川角左卫门、美作太郎、铃木敏夫、金平圣之助等先生曾经给我以热情的鞭策，对他们我深表感激之情，今后仍请多加关照，并祝愿患病休养中的野间省一先生尽快康复。最后，向对我这个本来就是出版学外行给予了热情指导的畏友信木三郎君、为本书问世给予支持的森田实先生、高野宽先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水英夫

1972年10月于五十周岁生日

中文版序言

得知我的《现代出版学》一书，蒙宋原放先生的推荐，即将出版中文版，惊讶之余，甚感荣幸。

《现代出版学》一书，系 15 年以前（1972 年）在日本出版的。1969 年，一些致力于出版科学的研究的同人组织成立了日本出版学会。我虽然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但是很遗憾，当时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尚未出现一本关于“出版”的学术性专著。

虽然我已积累了近 20 年的出版编辑工作经验，但是并没有对作为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出版做过专题的研究。既然成立了出版学会，那么，对“什么是出版学”这个问题，即使目前认识不会全面，我也有责任对此发表一些意见。因此，本书终于得到了出版。

本书能被译成中文出版，使我感到无上荣光，但又觉得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书名实应改为《现代出版学序说》，即《试论出版研究》；第二，在这十几年中，世界的出版业、日本的出版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中国和日本的社会体制不同。考虑到这几条理由，坦率地说，我对该书究竟对现代中国的出版文化能作出多少贡献，颇存忧疑。

然而，我又觉得，如果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对出版文化与出版研究增添一点兴趣，那将使我深感欣慰。有幸的是，日本出版学会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上海市编辑学会之间，已在两年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交流。

我衷心期待着本书能对中国与日本的出版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1984年，出版了我的随想录《人没有图书就不能生存》，其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般的情况是，以新闻消息为中心的信息的传递，是随着新媒介的发达而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活字媒介已经过时，图书的使命已经结束。否定图书、轻视图书，就等于舍弃了我们文化的最基本的部分。现在的新媒介，即使成为信息的工具，也不能成为思想的担当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就是思想本身。”

这种想法，也是我著述《现代出版学》一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在出版中文版的现在也没有改变。而且，出版自由也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我的专业，是研究言论的法律。在

出版本书前后，我曾著有《法与大众传播》（1970年著）、
《言论法研究》（1979年著）、《言论法研究·2》（1987年
著）等专著。

最后，谨向宋原放先生，向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沈洵
澧、乐惟清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日本出版学会会长

清水英夫

1987年11月25日

目 录

前 言	1
中文版序言	4
1 第一章 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1	一、 出版与大众传播
6	二、 出版学的独特性与建立出版学的必要性
12	三、“出版”概念的形成与变化
19	四、 出版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23 第二章 对出版新闻事业的理解	
23	一、 新闻事业与出版
26	二、 出版新闻事业的思想和本质
33	三、 出版新闻事业的变化

48	第三章 现代世界的书籍与读书
48	一、 书籍的使命结束了吗?
50	二、 作为物质的书和作为精神的书
53	三、 发展中国家与“书荒”
56	四、 发达国家中的图书与读书
62	第四章 试论作为人类行为的读书
63	一、 作为创造价值行为的读书
68	二、 作为一种行为的读书习惯
75	三、 读书的强制意义
78	第五章 电视时代的印刷媒体
78	一、“麦克鲁汉热”的意义
82	二、 电视时代的新现象
87	三、 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
92	第六章 知识出版物的大众化和专业化
92	一、 从综合杂志看知识出版物的发展
95	二、 知识分子文化的解体过程
98	三、 学术出版的急剧增长
104	四、 关于学术性图书的讨论
107	五、 专业大众的出现
111	第七章 关于出版中的编辑权问题

111	一、 编辑权问题的产生
114	二、 编辑权的法律意义
118	三、 关于报纸的编辑权问题
121	四、 出版编辑权的重要问题
125	五、 编辑权与言论自由
130	第八章 现代出版的生产与流通结构
130	一、 作为企业的出版业
137	二、 出版业的特色
150	三、 出版业周围的环境
163	四、 大众出版的过去和现在
178	第九章 出版广告论——现代出版革命的一个断面
178	一、 出版界的近代化与广告问题
183	二、 出版业中的广告支出
191	三、 出版业中的广告收入
196	四、 关于杂志广告的若干国际比较
202	补充一章 “图书的世界”与“世界的图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统计而想到
202	一、 世界与日本的翻译活动
209	二、 名著与名著的选择
212	三、 世界各国的出版倾向

- 217 补充二章 关于英国的书籍出版动向
- 217 一、以出口为主的出版业
- 222 二、重借不重买的英国读书界
- 228 三、趋向于垄断化的英国出版界
- 233 四、前途多难的英国出版界
- 237 附录：关于出版的基本统计
- 260 译后记
- 261 编后

第一章

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一、出版与大众传播

1. 出版学与新闻学

出版学，简单地说，就是把“出版”作为社会现象，给予科学地研究，并使之体系化，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这一意义上的出版学最为接近的学科，自然是新闻学了。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新闻学并不单纯是对报纸的研究，当然，广播、电视以及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属于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因此，人们就必然会提出出版学是不是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新闻学之中这样的疑问。

1951年6月，日本新闻学会成立，使日本的新闻研究工作者实现了组织化。学会的成立，同时又是把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公布于众的大众性的契机。在该学会的机关杂志——《新闻学评论》试刊号中，首席会长小野秀雄教授在

“发刊辞”中作了如下阐述：“关于报纸这门学问的研究，于报纸问世后不久的 17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进入本世纪以后，报纸的有关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积极活跃起来。但是，即使在报纸研究方面颇为活跃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研究也只不过是从各门学科的立场进行观察而已”，“如果新闻学主张作为一门科学的学问的话，……那么，一定要把通过独自的方式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系统化”。新闻学会就是以此为主要目的，不断地促进“关于新闻的研究和调查”。

1963 年，该学会在全面修改章程时，把上述主要目的改成了“促进关于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等新闻以及大众传播的研究和调查。”这样，日本新闻学会在对新闻学的认识方面有了重要的发展。这种发展既表现为对新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的扩大，又表现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在概念表述上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川中康弘教授作过如下的说明：“在考虑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时，人们从来都倾向于以报纸为中心的大众媒介。……所谓新闻，就是通过各种大众媒介传播的消息、通讯等，而且是以通讯传播为中心的。如果要把通过大众媒介所进行的所有通讯传播都包括进去，即把新闻以外的娱乐、教育、广告等都网罗进去，那就非使用大众传播这个词汇不可。”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学，其研究对象已比立学当初有了明显的扩大。当然，1951 年以后，以民间广播为开端，广播、电视这一视听传播手段迅速发展起来，伴随而来的大众娱乐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及其它方面的